



良心茶遊記

●良 心

只為抗日不做官

在福建省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裏，有一本珍藏已久的南僑機工駕駛證，其主人是泉州金井鎮石圳村的旅菲華僑李明起，這是他當年在滇緬公路上疾馳的駕駛證。博物館在展示駕照旁寫道：（李明起）等晉江旅菲華僑，1937年10月響應中國駐菲律賓領事號召，參加「菲律賓華僑司機回國服務團」回國參戰，實為「南僑機工」之先聲。據有關報道，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副廣霖總領事就在菲律賓華僑報上發表文告，呼籲有汽車駕駛技術的愛國華僑回國參加「抗日義勇軍」。文告發表後兩天內，菲律賓報名回國抗日的華僑達240多人，經體檢合格者有24人，大多為晉江人，李明起正是其中一個。

在海外華人華僑中，福建籍的人數僅次於廣東，有1,500多萬。其中近80%集中在南洋各國，主要集中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等地。按福建地區分，海外華人華僑最多的是泉州，有900多萬，其次是福州260萬和漳州約100萬。據1939年南僑總會招收機工時統計，當時在東南亞的福建籍華人華僑就已有近225萬人，佔當時中國海外僑胞的近三分之一。可以讓福建人引以為豪的是，在當年南僑機工3,200多人的名冊中，就有近三分之一是來自八閩大地的福建人。他們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李明起1914年出生在福建泉州晉江市金井鎮石圳村，後僑居菲律賓馬尼拉市。在馬尼拉源福木廠當汽車司機，收入頗豐，家境殷實，一家人過着小康生活。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他看到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副光霖總領事在菲律賓《華僑商報》呼籲有汽車駕駛技術的愛國華僑參加「抗日義勇軍」回國戰鬥的文章，熱血沸騰，即時報名。李明起等24名體檢合格者組成「菲律賓華僑抗日服務團」，集中到中國駐馬尼拉領事館，由總領事為他們壯行。

1937年10月，「菲律賓華僑抗日服務團」從馬尼拉乘船抵達香港，再由九龍乘火車到廣州，進入「廣州汽車訓練所」受訓。訓練結束後被編入「華僑汽車連」，派往深圳接收在香港組裝的各國援華汽車。1938年10月廣州淪

陷前，汽車連奉調到湖南省，編入第九戰區汽車第二團，負責運輸軍火到前線，運送傷員到後方，先後轉戰於湖南、江西、浙江、湖北和雲南五個省。1939年間，李明起因勇敢戰鬥、技術超群，被提升為華僑汽車連副排長。

1940年5月，李明起隨汽車連參加棗宜會戰。棗宜會戰是1940年5月至6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戰區與日軍在湖北棗陽、宜昌地區展開的戰略對決。會戰中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率部東渡漢江，在湖北宜城板橋店鎮的南瓜店十里長山與日軍激戰。血戰多日，重創敵寇。最後他和僅存兵力1,500餘人被日寇5,000餘人團團包圍。張自忠力戰不退，身中數彈，又被敵軍猛刺，壯烈殉國，年僅49歲。張自忠是抗戰時期軍階最高的殉國將領之一（殉國後被迫封上將）。他的殉國引發全國悼念，延安舉行萬人公祭。

李明起在棗宜會戰的搶運軍火途中，遭到日軍狙擊，他駕駛的汽車被日軍機槍射中，自己右腿中槍，他果斷跳車抱住一棵大樹，死裏逃生。傷癒歸隊後，部隊準備提拔他為連長，但是他婉拒了。他表示，他們華僑青年毅然放棄在南洋優越穩定的生活，回來祖國只是為了抗戰，決不為升官發財。1940年秋，李明起隨汽車連轉戰雲南，始終奮戰在滇緬公路上。他憑着精益求精的駕車技術，在滇緬公路上闖過一道道生死關口，一次次出色地完成搶運任務。

1942年4月，李明起趕回老家晉江看望病危的祖母。在他辦完祖母後事準備返回連隊時，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南僑機工被遣散。李明起被迫滯留在故鄉石圳村務農。他在村裏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農會，並在新中國成立後出任村農會主席。1953年響應號召，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從事汽車駕駛25年，直到1978年才退休返鄉。退休後他一直緬懷昔日的機工戰友，回憶並留下了23位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英名。在李明起逝世兩年前的1988年10月，時任中國僑聯副主席莊明理先生專程來到晉江看望李明起。在莊明理先生的鼓勵和陪同下，李明起將自己珍藏半生的滇緬公路駕駛證捐給了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同為晉江籍、和李明起一同回國抗日的南



●蔡長世四個孫子手捧爺爺奶奶的遺像在雲南畹町南洋華僑機工紀念碑前祭拜。作者供圖

僑機工蔡長世的故事卻淒愴而悠長。蔡長世1915年出生在晉江東石鎮東埕村，是家中長子。1934年時因家境艱難，弱冠之年的他告別身懷六甲的妻子楊牡丹，遠渡重洋前往馬來西亞謀生。沒想到一別竟是一生。一開始蔡長世和家裏還有僑批往來，但沒過多久便音訊全無，生死未卜。楊牡丹從懷孕時就開始了她的等待，生下兒子後，她與兒子相依為命，持家度日，用一份對丈夫不泯的等待生活着。後來家鄉從南洋回來的華僑告訴楊牡丹，她的丈夫可能回國參加了南僑機工，在雲南抗戰。楊牡丹幾次想去雲南尋夫，但偌大的雲南，沒有一點線索。在親人的勸阻下，楊牡丹始終未能成行，但是她的等候沒有退溫，她依然相信在另一個地方，蔡長世仍在數着回家的日子。2009年，楊牡丹93歲，她大限將至時畢生的等待仍沒有模糊。離世前囑咐孫子：「一定要找到爺爺啊！」

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蔡長世故鄉東石鎮也是雲南南僑機工歷史研究會會長林曉昌的家鄉。家鄉人把蔡家苦苦尋親的事情轉告了正致力研究南僑機工歷史的林曉昌。2014年10月，從雲南打到晉江東石的一個電話，終於揭開了南僑機工蔡長世的歸宿，給蔡長世家人長達70餘年的尋親之路劃上了句號。經雲南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歷史研究會查實確認，蔡長世是從馬來西亞回國抗戰的第六批南僑機工。1941年，運送抗戰物資的蔡長世在途經功果橋時遭遇日軍飛機轟炸。一顆炸彈讓26歲的蔡長世生命定格，和妻兒陰陽兩隔。

2015年，也就是蔡長世冥壽100歲的夏天，蔡長世四個孫子帶着奶奶的遺像，來到雲南畹町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前，把爺爺奶奶的遺像並放到一起。一張白髮蒼蒼，一張依舊少年，兩夫婦陰陽相隔了70多年。

隔在他們中間的是漫長的歲月 and 距離，而最終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對國與家的愛。他們最終以特殊的方式團圓，成就了一段肝腸寸斷的英雄歷史故事。



詩情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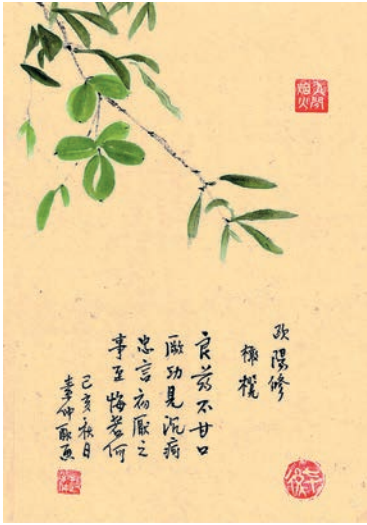
●趙素仲

從诗经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六十四 橄欖

——歐陽修（兩宋時期）



歐陽修 橄欖（節選）

良藥不甘口，
厥功見沉痾。
忠言初厭之，
事至悔若何。

己亥秋日
素仲配畫

唐末，唐哀帝李祝寫了一篇散文《停買橄欖敕》，由於當時每年從福建進貢一批土產食物，其中包括橄欖，皇帝鑑於「福建一道，遠在海隅」而免去了此物為貢品。到宋朝，橄欖成了許多詩人用以抒發世情，內心表白的良藥。詩人劉敞：「江魚肆潛毒，頃刻輒僵仆。昔酒發狂醒，千日尚沈痾。」這裏說的是橄欖有解河豚之毒及醒酒之用。詩人黃庭堅：「吾方懷味陳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歐陽修也借橄欖成詩，寓其苦口良藥。

對於橄欖，我也替其不值，特別是今日社會，此食物竟被輕視。橄欖除了以上所說的功效外，我對此物有難忘的記憶。約在20多年前，我患了慢性咽喉炎，喉嚨總有不強烈的痛楚。在西醫處服用了3次、每次5日的抗生素還不見效。又在中醫處服了10日中藥，方中有浮馬勃、元參，吃得我暈頭轉向，也不好轉。忽然想到童年在廣州，喉痛即嚼橄欖，吞嚥其汁，把渣吐出，喉痛即癒，於是立即到中環嘉咸街買來半斤橄欖，取5至6粒用刀背拍鬆，下大半碗水，慢火煎取汁液，每次飲一小口，讓其汁液在口腔停留一會，然後慢慢嚥下。如此方法，3天即已痊癒。怪不得現代醫學批評人們過度治療。通過今次，我也頗有體會了。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詩意的藻井

敦煌莫高窟壁畫裏，有非常多的藻井。通俗地講，藻井就是在屋頂最中央，設計一個水井般的裝飾。

為什麼要把一個水井安裝在屋頂中央呢？這是古人寓意「以水克火」的傳統觀念。這個井并不是普通的水井，而是二十八星宿裏一個叫做「井宿」的星系，位於中國人宇宙星空的南方。在屋頂上放置象徵「水」的空間裝置，是為了預防火災，祈禱吉祥平安。

古人為了讓房間最頂部的C位外觀和精緻，用色彩與秩序繪製出一種驚艷無比的絢麗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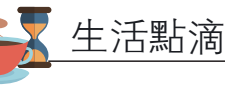
「藻」單獨來解釋，就是古人眼中的水藻。它們在水中生長，聚集在一起，非常漂亮，又可以組成獨特的視覺造型。所以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人就用「藻」來寓意文學藝術中華麗、絢爛之意。

在建築中央繪製美麗的圖案，又形狀似井，蘊含着中國人的宇宙哲學觀，這個空間就被中國人稱為「藻井」，我心目中它們就是中國古代建築裏安放着一個個美麗的星空。

敦煌莫高窟裏在建造的時候，就出現了這些仿造中國傳統建築的藻井，這是敦煌繪畫裏一個特別的存在，豐富的圖形，多彩又多姿。

今天特別介紹的就是320窟的藻井，它畫於盛唐時期。一朵寶相花居於中央，雍容典雅地綻放。

寶相花是大自然中並不存在的花朵，據說來自佛教藝術的想像——中國人把他們心目中最美、最純潔、最華貴的牡丹、蓮花，還有石榴花、菊花等融合設計，在浪漫的想像中



生活點滴

●羅大佐

田中穀自生

7月9日下午，農人三姐夫離開了人世，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情理之外。作為農人的三姐夫，本分、善良，又能吃苦耐勞。他和三姐的婚姻是媒妁之言，但婚後還和和睦睦，這主要歸功於他的脾氣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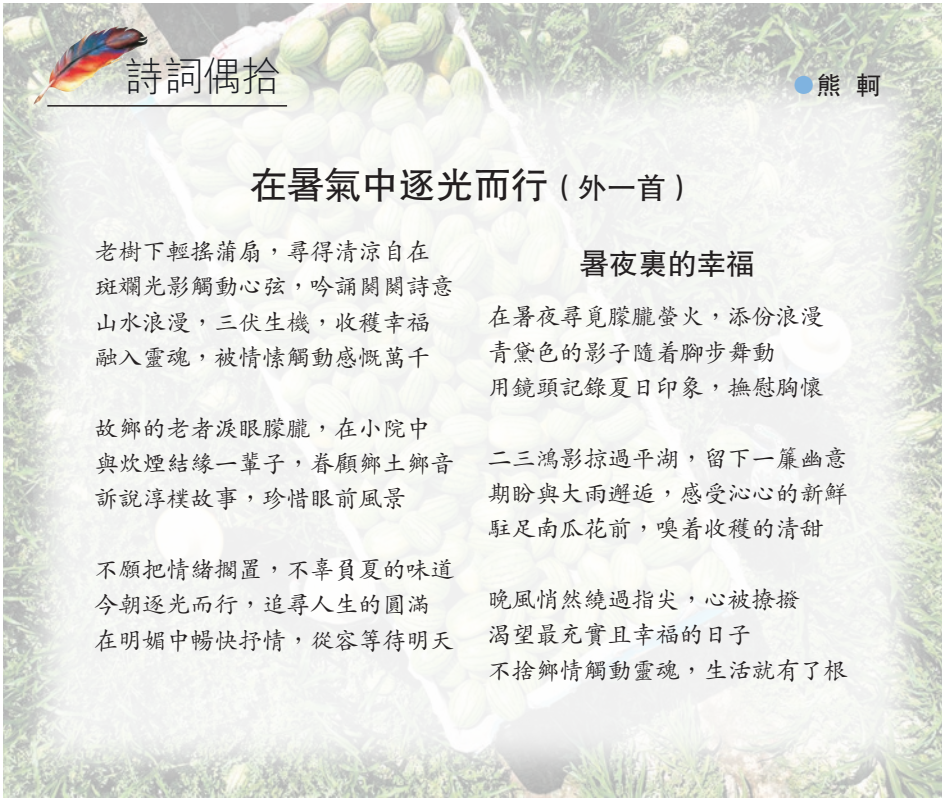
翻開人類歷史，歷朝歷代人口最多的就是農人，普通農人的本領，就是身上有力氣，能幹各種農活。三姐夫個兒高，不怕吃苦，滿臉慈祥，寡言少語，樸實如泥土。少年的記憶裏，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去幫我家幹農活。那時候我還在讀初中，農村已經落實了土地責任制。大哥分家，二姐出嫁，父母到了快60歲的年齡。缺乏勞力，耕種土地是一大難題。栽秧、打穀、挑糞、挑水、犁地……一有空，他就來我家幫忙。有時候還幫抬豬去賣，背公糧去交。彼時的農村，男女談戀愛，男方去幫女方幹農活是常事，可像他這樣賣力認真的，也不多见。為此，鄉里鄉親羨慕我的父母找了一個好女婿。婚後，三姐夫依然前來幫忙。直至我離開老家到外面參加工作，我的妻子響應國家號召，把所有的田地退耕還林，種上了樹和竹子。

農村湧起打工潮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為了生活，三姐夫到鳳凰山芒硝廠打工，每天到地下100米的礦洞裏賣苦力，環境之惡劣、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我懷疑他後來肺出現問題就是那時落下的。3年前滿60歲時，該廠辭退了他，共付給他15,000元的補貼。回家休息一段時間後，他又去奶牛場、養豬場找活幹。去年給人養鴨，雖然每月只有3,000元，可他幹得有滋有味，到了8月，他咳嗽得很厲害，三姐帶着他到縣中醫院檢查，竟是肺癌晚期，趕緊到眉山腫瘤醫院住院治療，可也就是拖延了一些時日而已。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農人辛苦一生，無非盼個娶妻生子，平平安安。三姐夫和姐姐育有一子，初中畢業後到外面打工，婚後生了個小孩，交給母親帶，繼續在外打工，打着打着，因網債沒了消息。去年三姐夫查出病情後，通過多種途徑電話聯繫到他，他說在吉林，因發大水回不了家，後來音訊全無，連兒媳都聯繫不到他。都說養兒為防老，可此刻三姐夫已經上了奈何橋，兒子卻不知在何方。好在兒媳回來，帶着13歲的孫子替公公盡孝送終，腿都跪破了皮，讓人唏噓落淚。

參加工作後，因忙於事務，除每年春節外，平時幾姊妹相聚不多。得知三姐夫生病，我去看望了兩次。一次是去眉山腫瘤醫院，一次是帶着妻子和小乖兒去他家。另有一次在洪雅壇三口老街小吃店邂逅，順便問候了一下。當然，該辦的事，該出的力，我都盡力而為，給他們解決了一些燃眉之急的問題，但比起三姐夫對我們家的貢獻，是不足道的。前陣子還想着方便時再去看呢，沒想到他這麼快就走了。7月13日出殯那天，我去送了他最後一程，想起以後就是陰陽兩隔，淚水止不住湧上眼眶。

唐代詩人顏仁郁《農家》詩曰：「半夜呼兒趁曉耕，贏牛無力漸銀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三姐夫，您就是那稻田裏一株飽滿的穀穗苗嗎？



詩詞偶拾

●熊 軻

在暑氣中逐光而行（外一首）

老樹下輕搖蒲扇，尋得清涼自在
斑斕光影觸動心弦，吟誦闕闕詩意
山水浪漫，三伏生機，收穫幸福
融入靈魂，被情愫觸動感慨萬千

故鄉的老者淚眼朦朧，在小院中
與炊煙結緣一輩子，眷顧鄉土鄉音
訴說淳樸故事，珍惜眼前風景

不願把情緒擱置，不辜負夏的味道
今朝逐光而行，追尋人生的圓滿
在明媚中暢快抒情，從容等待明天

暑夜裏的幸福

在暑夜尋覓朦朧螢火，添份浪漫
青黛色的影子隨着腳步舞蹈
用鏡頭記錄夏日印象，撫慰胸懷

二三鴻影掠過平湖，留下一簾幽意
期盼與大雨邂逅，感受沁心的新鮮
駐足南瓜花前，嗅着收穫的清甜

晚風悄然繞過指尖，心被擦擦
渴望最充實且幸福的日子
不捨鄉情觸動靈魂，生活就有了根



浮城誌

●繆毓琛

傳承與跨越

在香港中山社團的會所裏，擺放着兩部平板電視機，左邊那部輕盈窄邊，屏幕寬闊，正在播放着一個星期前幾位代表去中山市坦洲鎮接收「明彩科技集團」贈送這部電視機的掠影，右邊那部則是20年前由林中翹老先生送給會所的，雖然細小厚重，卻從未發生過什麼故障。這兩台電視機，一新一舊，一大一小，見證了時代的變遷。

林老先生是社團的創會總監，今年91歲了，就在一個星期前，他率領一眾同仁前往坦洲「明彩智慧產業園」接收由該公司贈送的這台電視機，受到市僑聯劉志巍主席、柯林炎廠長等熱情的歡迎。

在參觀陳列館時，面對大大小小的各類電子屏幕產品，林老先生回顧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創立的「康佳」品牌。改革開放後，他在深圳率先引入日本的大型生產線，從生產14吋顯像管電視機開始，逐漸在東南亞、英國等設廠，銷路遍布世界各地。而明彩集團的柯廠長，正是本世紀初在深圳創立新型的智慧型電子廠。兩代同為電子行業企業家，識英雄重英雄，柯廠長深感前輩開拓者的魅力，尊敬地稱呼他為「我們的教父」。

在座談會上，林老先生回顧了他來中山設廠的契機。當年的中山市委書記湯炳權極力游說他：「你在世界各地開廠，

為何不在自己的家鄉開啊？」在領導和鄉親們的感召和支持下，他決意選址在自己的家鄉小鰲溪村口，把山頭削平，泥土方直接用來鋪設中山五路和六路的路基，眼看中山最大的電子廠房平地而起，為家鄉的電子工業立下汗馬功勞。林老先生跑遍世界各地，為工廠的營運和產品銷售一路披荊斬棘，直到本世紀初才歇下來，交棒給下一代。

巧合的是，柯廠長也是在本世紀初在深圳創業，五年前在一次省僑聯「南粵華商行」活動中認識了劉志巍主席，劉主席也是力邀他來中山設廠，並且帶着他的團隊走過中山幾個地方，最後選擇了坦洲這塊寶地。如今這裏已經蓋起了四棟10層高的嶄新廠房和一棟宿舍，讓員工們以廠為家。他們的電子產品有電視機、電腦屏幕、會議白板、教育機等，年產量500萬台，產品遠銷80多個國家。他們的廠完全是自主生產，無需依靠外國，規模和科技水平已經遠超當年的林先生創立的「康佳」和「嘉華」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換舊人。兩代的企業家，一位是家鄉人，一位是從深圳落戶到中山的新中山人，各自遇上了中山的引導者，共同在這片沃土上大展身手。如今他們完成了事業的傳承，我們正期待着，在AI新時代，湧現更多更優秀的人才，為祖國、為家鄉，實現更豪邁的跨越。